使其子與飲且自捧勸者三翊日遂鎖宿禁中宗旦

將入先出制草以示人且引天寶同光故事為比德

謙喜置酒高會丙寅制出參知政事何澹不押制書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聞之率臺諫交章言其不可丁

卯宰相京鏜復以為言上遂寢其命於是德謙除在

外宮觀吏部尚書兼給事中許及之奏駁之臺諫因

請竄斥德謙以慰中外之望上未許姚愈時為殿中

侍御史首奏宗旦交結德謙以進為之草詞請加貶

諫章疏者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事既行黄由為吏部侍郎建言人主不當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沈故資政殿學士詔曾孫也未幾擢沈利路轉運判官時由權禮部尚書尋出帥蜀張巖為殿中侍御史奏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遂降由雜學士奉祠焉

是歲復銓試取人數

依舊制二人而取一　故事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

乾道二年後止春試二人而取一紹熙末議者病其寡學乃請三人而取一是歲謝源明為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禄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從焉今蜀中銓試甚寬凡假手者率費七百緡又勢要子孫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當如

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

草密白補授弊

舊制樞密院事並過門下省乾道元年十二月癸卯

言者請自今樞密院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黄書牘以示欽重出命之意從之然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是年樞密院以密白遷補潛邸醫官二人給事中許及之以非舊典爭之遂寢其命

慶元四年戊午春正月丙辰趙師羼除工部侍郎案宋元通鑑師羼之除在八月誤此目内有都市行燈之語則為正月無疑慶元黨禁謂除命在正月十八日者是也

韓侂冑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

采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翼曰又言之故有是命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而謂曰此真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嘷于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其後京尹坐他事罷諸生為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

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丁卯詔恤流民

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
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不汝瑕殄今惟自作弗
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弗可復反歟將狃于國之寬
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
深詔一二大臣與夫侍從言路之官益維持正論以
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
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
必罰無赦布告天下無忽愈上此奏韓侂胄大善之

家予金錢以萬計府尹趙師羼聞之執以屬吏録其槖得金錢三萬緡有奇獄成有旨杖黥隸英德府土牢収管仍以獄詞徧示諸路是歲四月壬申也道隆既斥故有是詔其後興國軍有女巫又以符水出入貴勢之家所謂九宮山是也

秋七月己未丁逄請勿用偽黨

逄以都大川秦茶馬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

事既起叔似累斥遂及之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書
既而踰二年不遷乃間見佀胄叙其知遇之意及衰
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佀胄惻然語之曰尚書
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有是除佀胄
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許及之爲吏部尚書適
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闌未閉遂俯
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庚辰白氣亘天

舊法以俟新書之成奏可尋詔律令依嘉祐斷刑依元豐明年四月復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建炎三年復辟赦舉行仁宗法度即嘉祐元豐法有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輕時呂頤浩張浚始為政也明年六月范宗尹相乃奏命有司以嘉祐政和勅對修成書紹興元年八月上之其後乾道淳熙慶元之際率十餘歲一修然大概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為準

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一行亦曰
劉洪歴四十五年差一度梁武帝歴百八十六年差
一度以前人歴術之精猶不免此況賤工之草創者
乎大抵唐末以後律歴之法不傳士大夫無所從受
而星翁歴人類多鄙淺是以不足以推明其學也
冬十二月丙戌再蠲臨安府身丁錢
三年
是歲育宗室與愿于宮中

而蔡𨗴補進義副尉云嘉定元年汝愚子崇憲訟於朝乃配𨗴贛州牢城

乙卯果州學官王華罷

坐考昌州春試舉人而以尚書斷章為問題也先是去年三月華與西充縣丞任逄俱被檄考春試華昌州逄瀘州逄當發策問今日內外輕重之弊其末云漢唐之際亦有當王鳳輔政雖為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者亦有因重梨園樂工請解官出外潔介自守不諂牛仙客者今欲居班列者各知所以砥節厲

行銷去私意無入而不知出之病無愧於不附鳳不諳仙客之人何術可以臻此策題申至禮部侍郎胡應期摘其語爲韓侂胄言之侂胄怒先是發策相類者三人一在蜀一在廣一在閩其二人則陳一新林復之也執政欲併治之張巖爲監察御史即奏疏論去年諸路觧試舉人有義題斷章及策題紕繆援引失當中有涵蓄不盡者意不在華也中書舍人范仲藝初聞其事以告禮部尚書黃由由詣宰執京鏜謝

寺簿除祕書郎監察御史汝愚永州之貶用紘章疏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藁授沈繼祖云

庚午雪

癸酉白氣亘天

乙酉貶劉光祖

去歲光祖撰涪城學記 案慶元黨禁光祖撰涪城學記即在本年 有世方

金遣兵部尚書布薩琦吏部郎中張汝猷來賀瑞慶
節詔金使見辭並令韓侂胄隨班侍立
是月陳自強上緊要政目
三十事人才財用軍旅風俗蓄積學校爵祿教化命
令賞罰法禁諫諍薦舉科舉禮制祭祀銓選獄訟稅
賦農田邊備奉天奉祖宗任相任將任官監司守令
禦外患荒政馬政請令侍從兩省講讀官進故事日
於前項政事條目內選擇一事為題先叙前代帝王

是又詔許用前宰執舉狀為職司云

三月甲子朱熹卒

先是庚申熹臟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熹卻之謂知縣若寬得百姓一分即某受一分之賜蓋揆藉時相之勢凶燄可畏百姓甚苦之故熹有是言辛酉改大學章句誠意一章此熹絕筆也是日午刻暴下自此不復出書院矣壬戌臟腑尤急癸亥諸生入問疾熹起坐談論為學功夫顧謂蔡沈曰某與先丈病

事免官　盱之使也善義未還金人以南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吳至盱眙未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故吳留盱眙者五十有五日云吳入境與趙遇於塗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

戊申許及之罷

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丁卯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

强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
召陳侁冑命設褥於堂上鄉之再拜次名侍從官同
坐從官蹴踖莫敢居上者侁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沉
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録未
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為秘書郎入館半
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
秉政自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云

八月庚寅赦天下

乙巳乃瘞

辛卯權欑光宗於永崇陵

永佑之權欑也宰相秦檜不欲行乃命信安孟王忠厚以樞密使爲之及營思陵備置五使遂命右相周必大掩攢宮從所請也時右相王淮以母老懇辭事故不欲行然陵成而王卒罷永阜之役既命左相留正未葬而正逐右相趙汝愚亦不欲行乃以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郭師禹爲總護使而命參知政事余端

無所祧及升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為一
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祀九世十二室及阜
陵復土趙汝愚為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
熹在經筵獨以九廟為正汝愚不從熹之議遂格及
光宗祔廟復不祧又祀九世矣
詔改明年元
上繼統趙汝愚為相鋭意慶歷元祐故事故改慶元
慶元盡六年而上皇及太后繼崩中宫去世二王子

乞遣兵彈壓杲因出榜招諭且以聞寧聞之即以元
鼎屬吏利州安撫司屬官張隱者潁昌人與寧善寄
以杲劾疏告寧寧得書謂人曰郭帥與寧善何得至
此不閱月有詔除寧直徽猷閣湖北轉運副使寧始
信其言先是興州摧鋒踏白二軍戍黑谷者騎士月
給芻錢甚厚寧議損之是秋戍卒張威等百餘人亡
入黑谷為盜有奔北境者北帥械其二十七人還都
統司杲戮之而不敢奏寧遂坐免命未下而杲卒於

二萬兩充明堂使用又撥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帝
攢宮一季之間所撥金銀錢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蓋
多非泛之支用故爾常年則不及此數焉

賑諸州水旱

建寧府嚴衢婺饒信南劍州水建康府常潤揚楚
通泰和州江陰軍旱賑之